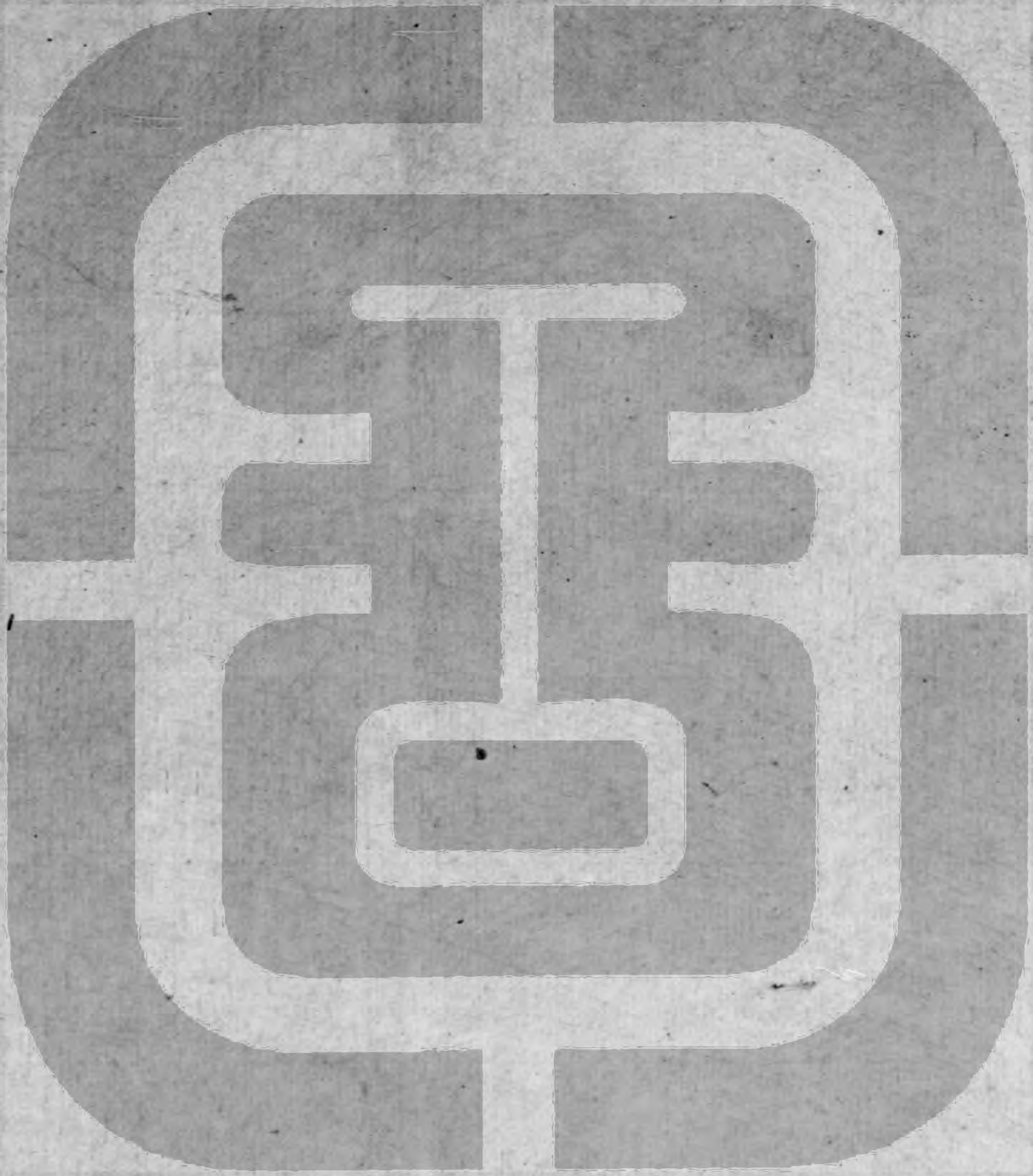


八十三





列傳卷第二十四

高麗史一百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廉悌臣

廉悌臣字愷叔小字佛奴中贊承益之孫少孤長於  
 姑夫元平章末吉家泰定帝自晉邸入繼統末吉率  
 悌臣迂駕於和林帝一見奇之命宿衛禁中賊臣御  
 史大夫帖失誅以女弟賜之悌臣曰臣雖無知不願  
 近黨逆帝益重之居數歲以久不省母乞告帝命降  
 香金剛山還授尚衣使又請歸養授征東省郎中同  
 僚頗弄威福悌臣力爭之多所裁抑田民詞訟悉還



攸司忠肅歎曰廉即中清簡矣左右司請署文移必  
曰吾郎中署乎有則行無則止元召授朔政司丞後  
奉使江浙省會討中政院錢貨官吏多行賂求媚悌  
臣一切却之丞相別哥不花待以殊禮及入相薦於  
順帝曰老臣在江浙知廉佛奴清白具以事白帝將  
用之悌臣以母病力請東歸忠穆朝拜三司右使賜  
輸誠翊戴功臣號轉都僉議評理進贊成事征東省  
官以事欲問臺臣時李公遂為大夫悌臣曰臺綱非  
所當統李大夫一時之傑其可辱乎事得寢恭愍初  
拜左政丞賜端誠守義同德輔理功臣號蔡河中在  
元謀復相會元南征求勇士河中密說太師脫脫請

還國出兵助征仍薦悌臣有勇略悌臣知之上疏自  
退王亦逼脫脫勢以河中為政丞罷悌臣封曲城府  
院君與柳濯等赴征將士爭奪人馬行省榜禁不止  
民間嗷嗷悌臣羅英傑孫佛永獨不然行至鴨江康  
允忠謀於衆曰吾輩離親戚左墳墓以就死地何日  
旋歸欲以精騎五十馳還京城新始謀發兵者以告  
悌臣悌臣曰非計也吾君天也天可逃乎忠臣義士  
豈有反側之言間道疾行既至都王遣使請還悌臣  
帝以為高麗大臣賜宴綴政院遣之王誅奇氏畏元  
有譴以悌臣為西北面都元帥賜貂裘金帶授節鉞  
曰卿行之後吾不北顧矣其治軍政芻糧為先城堡



次之罷械次之拜守門下侍中再三辭不允上疏論  
軍務曰食為民天兵藏於農令軍士有事則操兵無  
事則屯田庶轉餉省而軍食足矣師之強弱在於儲  
待今師興有日而輓輸之路阻修如選精強分屯要  
害移其餘卒就食安州等處觀變而動則輓粟之勞  
減矣戎邊之法以時而代今軍士盛夏北來淹至冬  
月無衣無褐何以禦寒設使驅而納諸天石之間豈  
肯盡力請率以半年相代軍卒遭喪不免行伍人子  
之情在所不忍請自今凡遭喪者許人代之如無代  
者計日給暇後以盛滿辭復起為右政丞紅賊之亂  
悌臣馱妻孥財賄車馬甚盛弃母而去臺諫論以不

孝拜相逾月不署告身會金鏞誅以鏞姻好罷既而  
母歿大斂而葬明年領都僉議司事時辛毗用事惡  
悌臣不附已譖於王王命其子壻諭以不可絕毗之  
意悌臣終不變兀刺之後悌臣為西北面都統使節  
度諸將帥還封曲城伯親圖形賜之復為門下侍中  
幸臣金興慶多所請謁悌臣不假貸興慶有怨言王  
曰侍中學於中原性高潔非他廷臣比且大臣用心  
非汝所知也興慶不敢復言辛禍立以悌臣領三司  
事尋領門下府事禍喪畢御正殿宰相上壽悌臣首  
陳為君難為臣不易親賢遠佞等語禍為之改容加  
賜忠誠守義同德論道輔理功臣號兀遣使拜將



作院使悌臣既老國有大疑必與議盡言無隱位冢  
宰凡二十九年及疾禍遣中官賜宮醢藥餌悌臣具  
衣冠受之謂曰公善為老臣言上之所以念及老臣  
者徒以臣嘗左右先君也臣今殆矣願上日慎一日  
惟永終是圖卒年七十九謚忠敬遺命三日而葬子  
國寶興邦廷秀皆登第興邦自有傳國寶封瑞城君  
廷秀官至大司憲俱與興邦伏誅

李岳 岡

李岳字古雲初名君侯祖尊庇初名仁成早孤學於  
其舅白文節善屬文工隸書元宗初登第籍內侍遷  
國學博士直翰林院累轉吏部侍郎忠烈朝歷尚書

右丞司議大夫拜左丞旨時左副承旨金周鼎建議  
新置光閣亦委機務尊庇正直初不與其議故不在  
選中左右以為不宜斥之卒以為光閣亦進密直副  
使歲辛己征日本尊庇為慶尚忠清全羅道都巡問  
使調兵糧戰艦措置得宜民不見擾以判密直司事  
監察大夫世子元賓卒世子聞之泣歎曰尊庇正直  
何天如是父瑀鐵原君岳碧觀異凡兒忠宣時年十  
七登第忠肅愛其才命典符印除秘書省校勘累遷都  
官正郎忠惠初擢密直代言兼監察執義忠肅復位  
以岳為忠惠嬖幸杖流海島罷瑀歸田里忠惠復位  
授知申事進同知樞密院事轉政堂文學會議評理



王以武人藉用規為典校副令岳執不可王不聽忠  
穆即位拜贊成事與提學鄭思慶提調政房宦者高  
龍普以銓注不公白王流岳于密城思慶于光陽既  
而免之忠穆薨奉忠定如元及嗣位命岳聽斷國務  
還國命提調政房賜推誠守義同德贊化功臣後除  
贊成事拜左政丞閱戰艦于江還帶弓矢從者三十  
餘騎二騎前導觀者以為僭恭愍初封鐵原君乞骸  
入清平山王徵還守門下侍中紅賊入寇岳為西北  
面都元帥領兵二千行有朴居士者自言有秘術能  
破賊以惑人岳執送于京既而以岳懦不能軍遣平  
章事李承慶代之紅賊逼京城從王南幸賊平錄扈

從功為一等封鐵城府院君賜推誠守義同德贊化  
翊祚功臣號十三年卒年六十八命有司以禮葬之  
謚文貞岳謹守繩墨居家不問有無以圖書自娛書  
法妙一時嘗手寫大甲篇獻王語其子岡曰汝志之  
吾既老夫無官守無言責當以格君心為務耳辛禍  
元年配享忠定廟庭子寅崇蔭岡寅辛禍十年以岡  
城君卒蔭與諸將平紅賊以功拜上將軍戰歿  
岡字思早少好學年十五登第忠定時選充侍讀及  
王遜于江都岡從之恭愍即位召見奇之授典儀注  
簿掌符璽常在左右愈久愈謹為吏部郎中當遷岡  
奏曰臣執筆注臣名臣實不敢王益重之出為慶尚



道按廉使王之南幸也迎候盡禮供億甚盛既還以  
元私壽薦代私壽為知申事掌銓選時方邊報絡繹  
上下維持罔之功居多然惟務承迎識者談之拜密  
直副使卒年三十六王悼甚賜重賻樞密例不得謚  
特謚文敬子原

洪彥博

師禹

柳淵

洪彥博字仲容南陽府院君奎之孫少好讀書善屬  
文忠肅十七年登第王賜廐馬一匹忠穆四年授密  
直提學俄遷知申事恭愍元年拜僉議贊成事賜推  
誠亮節佐理功臣號封南陽君時定六寺判事階奉  
翊省郎不署依牒王怒囚右司議宗天鳳將罪之彥

博與洪彬營救得免三年拜左政丞遷右政丞加瑞  
誠亮節輔理安社功臣號尋封南陽侯錄誅竒鞞功  
為一等十年改門下侍中紅賊逼京城眾議欲避之  
彥博獨以為先王基緒不可隳也勸王自將與民効  
死俄而西兵告敗王南幸彥博從之明年收復京城  
制勝方略多彥博指畫判密直事宗卿言于彥博曰  
蒼生望公復相久矣今為首相何無一事協輿望乎  
去歲播遷宗社陷賊王上蒙塵取天下笑公之不早  
圖也今公子握府兵壻長憲司富貴已極何不愛國  
家彥博憚之罷卿時彥博壻柳淵為監察大夫故卿  
云然行宮所需金銀乏少王之用度無節彥博白曰



內帑之儲何如在都時經費宜加裁省王熟視不應  
彥博退曰言不見從是何訑也李齊賢聞之曰吾  
為相時每言事若此吾未嘗不為王惜也王欲遷都  
江華命卜于開泰寺太祖真殿人民洵大后洪氏  
彥博始也面責彥博曰爾以外戚巨室位冢宰中外  
之望咸屬焉今王欲遷都而國人皆不欲爾盍諫止  
之彥博以告於王王曰予非決遷欲知吉凶耳卜果  
不吉國人大悅時訛言紅賊復來議選大帥以彥博  
不恤國事命左政丞柳濯為都統使彥博與柳淑同  
掌貢舉宰樞盛設筵以慰彥博勲戚首相淑帷幄罷  
臣雖當播越之時群臣所以傾待者如此十二年王

將還都遷延不發彥博曰供頓以備若淹此期防農  
害事民受其弊王從之南遷後祀典隳缺文宣王朔  
望莫亦廢成均十二徒請復行彥博以中外多事寢  
之興王之變子師範遣人走報令避之時尚早彥博  
方與妾卧聞之自若曰不可不食而赴難今作粥賊  
遣其黨趨彥博所舍門客急告曰賊將至而猶不起  
耶俄而賊至曰出迎帝命家人報曰賊在門宜速避  
彥博曰吾見賊問其故終不避子及妻勸避猶不肯  
曰安有為首相而逃死者乎徐整衣冠出戶曰爾乃  
賊也何稱帝旨賊斫血濺屋椽年五十五賊在興王  
者聞之皆呼萬歲贈謚文正以禮葬之子師普師範



師禹師瑗師普官至判閣門事以子寬弒遂被誅師  
範知密直司事如京師賀平蜀還至海中許山遭風  
溺死恭愍悼之特賜謚師禹恭愍時為慶尚道都巡  
問使鎮合浦清謹自守吏民畏愛倭寇龜山嶽三日  
浦師禹往擊之賊潰走乘勝奮擊賊登山師禹麾兵  
四面攻之斬獲二百餘溺水死者以千數奪被虜者  
十人兵仗不可勝紀後為全羅道都巡問使以子倫  
弒逆遣人鞠之杖流遠州尋遣崔仁哲縊殺師禹及  
子彛于陝州當刑彛泣謂仁哲曰請誅彛釋吾父師  
禹曰吾已老矣願誅老夫釋吾子仍歎曰吾嘗斬獲  
倭賊甚多功何在耶父子相携而死人皆惜之全羅

慶尚之民至有流涕者師瑗曲書柳淵晉州人三司  
左使之浚子也以公廉才幹稱執事必恪居官稱職  
屢為將帥頗得衆心辛禡二年以贊成事商議卒年  
四十九中外惜之謚貞靖子龍生

### 柳濯

柳濯字春卿高興府院君清臣之孫有膽畧善武藝  
早以門蔭入元宿衛還拜監門衛大護軍不數年三  
轉封高興君元授合浦萬戶忠定朝拜都僉議叅理  
賜雅誠亮節翊祐功臣號進贊成事恭愍初出為全  
羅道萬戶持軍整肅不擾州縣與士卒同甘苦王下  
教褒獎賜衣酒勞之倭寇萬德社殺掠而去濯以輕



騎追捕悉還其俘終濯在鎮寇不復犯自製長生浦  
等曲傳樂府君復為贊成事未幾拜左政丞罷封高  
興府院君賜翰誠亮節翊祚輔理功臣號元將南征  
紅巾等賊求勇士蔡河中薦擢及庶悌臣等四十餘  
人有勇略元遣使召之濯等率兵數千如元從太師  
脫、征高郵賊張士誠連戰頗有功復舊官制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以事流外起封高興  
侯王避紅賊南幸以濯為慶尚道都巡問兼兵馬使  
復拜左政丞錄興王定難功為一等又定辛丑扈從  
功臣以濯濟師有勞又為一等改侍中與評理崔瑩  
密直副使吳仁澤提調政房崔吳方有寵一日除官

濯曰宜先擇臺省瑩率爾曰我擇之屬聲呼吏曰將  
丐達亦名簿來濯其惡不讓辭色方厲仁澤曰臺省  
豈可於丐達亦擇之須先擇儒士與有名望者二人  
身恣旁若無人濯辭疾不與魯國公主薨王惑浮屠  
說欲火葬以問濯不可乃止賜推忠秉義同德輔理翊  
祚功臣號舊制僉議樞密監察重房夕直者供給甚  
盛亂後始廢西府欲復之久未定都僉議司吏金富  
等怒稽緩大書錄事朴允龍孫國英名倒帖柱曰誓  
不出二人告身允龍國英時掌錢穀者濯聞之怒下  
富等獄鞠之曰右司議崔安頴左政言金存誠所為  
事聞罷安頴等初公主薨設四都監十三色以掌喪



事濯多繆舉安頴坐府中譏議濯黜之至是罷人皆  
非之有詔使來舉止甚峻頗傲于王見宰相不肯與  
坐及見濯禮貌甚恭簽書李穡謂同列曰侍中動容  
中禮見重宜矣監察司囚都評議錄事家奴濯見執  
義崔元祐請放元祐既許退又囚一奴濯曰囚錄事  
家奴是因我奴也怒不朝宰樞囚元祐獄罷之元祐  
歎曰臺中事必會議而行豈獨老夫但老夫無用固  
宜賤黜有巫自稱天帝釋妖言惑衆杖之元使大都  
驢謂濯曰古安有刑婦人者濯無學不能對累乞退  
不允王大營公主影殿于馬岩濯謂同知密直安克  
仁簽書密直鄭思道曰馬岩之役非但勞民傷財衍

家有言築室于茲異姓王矣濯濫首百官食君之祿  
豈可腹非而成君上之過貽訛後世耶寧死不可不  
諫克仁等從之上書曰今歲大旱五穀不登民將無  
食乞停中外土木之役王大怒曰是沮吾影殿之役  
也下濯思道獄以克仁定妃父勣歸私第濯恃重美  
風度動止可觀同列服之及下獄皆驚歎太后使人  
諭王曰是祇以彰君之過而見宰相之賢也可釋濯  
等王不聽即以李春富代濯為侍中命李穡等鞠以  
魯國之薨闕祭三日其葬降用永和公主例濯曰公  
主國母也賓天之初臣等哀慟罔知所為遂致闕祭  
辛丑之亂禮文皆失故葬禮以臣等所知為例耳非



有他也以聞王怒甚辛毗出曰侍中當死矣王欲殺  
濯命穡製諭衆文穡對以濯無死罪不敢為辭力爭  
王又大怒下穡獄穡泣曰臣非畏死恐王以無罪殺  
大臣耳王皆釋之翌日濯等謝王賜酒榭之曰予失  
於怒辱卿等數日毋怪也語在穡傳後王又以正陵  
無臘祭為濯所定下獄免為庶人籍其家都堂言諸  
陵皆無臘祭請釋之王怒解還告身及家財辛毗既  
誅憲司奏濯為首相嘗欲專占全羅軍民依妹壻也  
先帖木兒設萬戶府成軍目青冊納樞密院又公主  
昇遐之初闕殯莫葬用薄禮又黨逆賊辛毗賄以奴  
婢錢財相與結援李伯修告毗逆謀濯知而不首乞

置典刑以正不敬不忠之罪王從之太后使宦者沙  
顏不花請宥之王怒囚沙顏不花遂殺濯于青郊  
年六十一國人有涕泣者時議以為王憾濯諫止影  
殿之役也後我

太祖夢濯祈爵其子濕異之贈濯特進輔國高興伯  
謚忠靖授濕官子雲濕漢

慶復興

慶復興初名千興清州人父斯萬性質素娶明德太  
后姪女以故昵視禁掖與宦寺無異人訖之官至右  
代言嘗受命醮摩利山整城聞空中若有呼慶代言  
不幸短命者再還謂友人曰吾不久于世矣未幾果



卒復興性清直累遷監察掌令恭愍初拜軍簿判書  
歷判樞密院事叅知門下政事陞知政事商議時議  
築京城復興與鄭世雲柳淑言今四方兵起瘡痍饑  
饉若築城民將不堪王命罷其役錄誅竒輒功為一  
等改叅知中書省事御史臺劾黃裳楊伯淵姦判密  
直辛貴妻康氏復興言康之失節以夫在流不能防  
閑也自丙申以來流竄者實繁室家怨曠多失節請  
皆放還鄉里從之紅賊入寇以復興為西北面元帥  
尋為副元帥率兵千餘屯安州畏賊不敢戰王怒欲  
論以軍法洪彥博言復興公廉謹篤然不開將累是  
用者過也王怒解賊退賜盡忠同德協輔功臣號尋

拜平章事守門下侍中錄己亥擊走紅賊辛丑扈從  
功俱為一等崔濡在元讐于帝廢王立德興君發遼  
陽省兵納之遣李家奴來收王印章王以復興為西  
北面都元帥屯安州李珣為都體察使屯泥城禹碑  
朴椿為都兵馬使分屯江界禿魯江等處安遇慶李  
龜壽洪瑄池龍壽分屯諸州皆受復興節度以密直  
副使丁贊為西北面都安撫使椿聞家奴將至收兵  
得卒數千甲士二百餘人生獲二犂諸家奴所舍曰  
椿某處萬戶管下千戶也王令椿防倭故到此今有  
廢立之言然乎椿將為吾王死也因泣下殺犂魏之  
家奴歎息且有懼心椿又從間道以所領兵送珣屯



所令殉遇家奴亦如之贊遣麾下兵馬使睦忠將兵  
屯要害忠乃宰相仁吉從弟也依勢不從贊節度贊  
不能制忠怨贊誣構贊興德興通謀議乃奔屯所逼  
贊營欲襲殺之贊大懼奔軍奔復興營明其誣王遣  
使繫致巡軍召忠對置事無驗憂憤而卒贊性寬博  
有武藝時人惜之復興移檄德興君從者曰本國父  
老子弟或以功名或以朝覲用賓中國久近不同老  
於旅食豈無東意道里云遠盜賊蜂起歲月愈深歸  
計愈疎父母妻子夜夢晝思言及淚下貌同敬他握  
粟出卜妄喜且悲曷月曷日予還歸哉柰何今又自  
貽伊阻聽人論言偽主云從至為防身弓矢甲刃旁

招殘賊妄謂羽翼野宿風餐靡所定居 惆遷延不  
進則退謀所不謀為所不為乃聽以謂吾事倘濟以  
是欲見三族欲榮一己夸耀里閭拜掃松楸何異緣  
木求魚理舟涉山祗自勞苦斃於狂妄緣木求魚理  
舟涉山已云狂妄猶無後灾如爾之灾未容口頰尚  
我主上至仁以慈欲爾改修存爾三族維法吏議刑  
選軍草田亦堅執不許姑待須臾且如年前邊將負  
勇不脩紅賊逼都城乃於蒼黃主上自令鰥寡孤  
獨無保持者先出遠害毋犯賊鋒及至南幸惠養如  
子使爾三族得保首領又不窮乏今猶昔也爾尚不  
知委質報德誤從白家之息自納篡逆之咎必使之



夷三族撥墳墓猶完舍沒田口然後已乎豈惟國人  
施爾顯戮抑亦社鬼丕降陰誅爾何懷理至於如斯  
然而體思爾心亦不得已不得已說復茲不贊聊以  
招懷國中之人孰非故舊有位之士孰非姻親冀復  
面目實無異志爾勿為胡越爾勿為鬼域且彼蕪武  
牧羊猶持使節管仲射鉤終相桓公二人之事其審  
克之主上宰臣協謀成言苟能來者仍其偽授不降  
一級爵之命之嗚呼四山雪滿大野風鳴覆氈車下  
仰視星斗於斯時也鄉思幾何越鳥南枝孤貉首立  
爾可以人不如禽獸書到爾部不出三日戒爾徒旅  
勤爾跋涉如魚得水如鳥歸林嗚呼此厥不聽與爾

永訣珣又移書諭崔濡羅英傑柳仁兩黃順洪法華  
等曰本朝自太祖統三以來聖子神孫繼繼相承迄  
於今日非王氏不得為王爾等所共知也乃何以異  
姓白家之子欲立為王反攻父母之邦耶爾等離鄉  
土辭親戚若身樵思千里而從人者無乃欲富貴其  
身而顯榮於鄉黨親戚乎今若率兵欲入則爾之三  
族無遺累矣然則雖能得入誰與為榮且為人子未  
免亂賊之名則何面目立乎天地之間宜各挺身渡  
江而來來則罪輕不則罪重可不慎哉濡奉德興渡  
鴨綠江崔瑩安遇慶等諸將擊敗之濡渡江而走復  
興遣錄事金南貴獻捷王賜南貴銀一錠遣人賜復



興酒拜左侍中凱還王命有司如近迎駕儀令百官  
宴于國清寺南郊榭之賜諸將賊臣田宅貨產辛毗  
用事復興雖在相位不得與聞政事為此所擠罷封  
清原府院君後與吳仁澤等謀除毗事洩杖流興州  
沒為奴籍其家貶誅召還復拜左侍中提調政房王  
見弒復興欲立宗室仁任乃立辛禍禍始開書是翼  
日稱疾欲停講復興曰聖賢書雖不讀嘗在手亦自  
有益禍乃講有韓畧口者給無才行初為司憲令史  
登明經科以禍外戚起授官又托乳媪宦寺求為特  
平禍一日用小帖擬畧臺官金瑄重房韓忠曲法下  
政房瑄忠亦禍外戚也復興言注授已訖不可更改

禍曰有紙畧改之何難復興又言古者外戚不除言  
官請授他職禍曰何不從命強之復興力爭終不授  
復興與仁任瑩池翁同注擬翁曰當先軍功復興曰  
此則都目宜後軍功久未定時池李檀推舉國趨附  
復興廉潔自守雖惡其貪饜知不可救日以醉酒為  
事及其銓注報薦賢以抑行賄之輩然祝二人不能  
行己意或先出不與都堂將議呈省書復興醉不至  
瑩呼堂吏曰可撤禁酒榜首相乃如是耶諸相遂詣  
復興第復興報然曰吾因飲藥而醉未能進也嘗與  
親舊夜飲聯句典故客令金七霖曰予近自外來民之  
憔悴莫甚此豈唱和為樂之時耶復興默然又嘗與



瑩率私兵大獵東郊時方早煌識者譏之六年國家  
聞遼東欲攻納哈出慮其掠我界遣人覘之還言遼  
東總兵已出師都堂並會議復興醉又不至仁任林  
堅味忌復興清直訴以嗜酒不視事流清州又流門  
下評理薛師德密直副使表德麟判事鄭龍壽裴吉  
李乙卿王伯上護軍薛懷總節薛群薛拳中節將羅  
興俊等皆復興酒徒也師德乙卿道死復興卒於貶  
所謚貞烈辛昌立賜祭曰嗚呼我先祖恭愍王有周  
宣中興之志有漢祖知人之明即位之初側席求賢  
肝食圖理擢卿百寮之中置之憲司引入御寢咨訪  
達旦潛邸元從莫有知者凡百姓苦樂士大夫忠姦

曹聽灼知興利害進賢退不肖遂能內誅竒轍外  
殲紅賊文德武烈聞於天下元季東南割據若方國  
珍張士誠輩皆遣使獻我光祖中興之烈有光于  
祖宗卿有力焉迨至癸卯賊臣崔濡黃緣轍黨推奉  
孽醜德興請兵元朝突入鴨綠我先祖授卿節鉞與  
崔瑩等擊走以存我社稷功臣帶礪賜券圖形及逆  
此以左道惑我先祖領僉議事三韓卿大夫望塵趨  
拜昏夜走謁惟恐不及其門湯沸眈亦歆卿清忠猶  
慨欲屈卿而致之門倚以為重屢遣私人通懇懇之  
意於卿而卿不一進其門眈乃譖卿而我先祖方委  
政眈於難違其言卿於是行有明夷之行三韓之人知



與不知莫不泣下此謀既覺而誅我先祖悔甚即日召  
卿復卿左相及我上王嗣位賊臣李仁任乘間專恣  
鬻官貨獄敗我先祖嚴恭抑畏事大之禮尚賴卿之  
在朝五六載之間社稷粗安而仁任憚卿不能縱其  
溪壑之欲朝夕側目但以我王母明德妃信卿之深  
未敢發也及明德昇遐仁任嗾群亮而逐卿於是仁  
任窮亮極惡龍山川以為田認良民而為隸寃塞覆  
載醜聞上國遂致天子欲立衛於鐵嶺社稷幾顛而  
崔瑩奮忠廊清群亮上王命予小子乃權國事一新  
庶政予惟汲黯在漢而淮南之謀不得行孔父在宋  
而華督之惡不敢作卿在上王朝身佩王室安危朝

廷輕重卿誠唐之郭汾陽裴晉公之儔也嗚呼卿位  
極人臣而無一畝於京畿無斗粟於家瓶簞食水飲  
敝裘瘦馬求之千載如卿者幾何卿之忠清義烈足  
以範三韓而聳萬世今遣密直副使柳爰廷往其卿  
墓英靈有知歆茲異數諒予至懷永祐我王家子補  
臻儀

### 金續命

金續命中贊之淑之孫性清直敢言恭愍初拜監察  
執義與大夫元顛持平洪元老協心彈糾執法不阿  
凡拜官者有疵累輒不署告身於是內人宦豎惡之  
遂皆見罷累遷左副代言王避紅賊南幸續命扈從策功



為二等賜土田臧獲轉監察大夫辭不允王以災異  
求言續命與獻納黃瑾等上言書云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殿  
下氣稟沉重春秋鼎盛即位日久備諸國事智出萬  
全多不信人官官僧徒雜類之言有時信聽雖大臣  
議一事出一言必候上旨承順施行以故諂諛成風  
直言路絕此德政之最失者也地者臣道也今賞罰  
不明故大小之臣怠弛曠官又因軍功白丁驟拜卿  
相兒隸濫處朝班臣道淆亂以致地震請自今信賞  
必罰重惜名器古者選軍給之士田故兵皆足食不  
憚征役近豪勢兼并至千百給曾無一畝及於軍夫

及其微發赴敵之際率皆解體况望敵愾乎請復選  
軍給田之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君誰與為不正刑  
餘陰類殿下日與相狎樂聞鄙俚無稽之言夜分不  
寢日中乃興疎遠大臣嘉謀讜議無自而入冬雷地  
震咎實在茲自今三殿宦者各留十人餘悉汰去正  
人端士常令侍側治國之道布在經史未聞以佛書  
致治者也殿下通信佛法群髡緣此干謁濟私願自  
今斷絕緇流入禁闈復開經筵日訪治道常觀聖  
賢之書勿雜異端之說女謁為政之大害今針線娘  
子內寮之女亦有封翁主宅主者備擬踰分殊失尊  
卑之體自今除宗室勲舊外勿許封爵已封者請奪



之田里戚休在於守令今雖有臺省政曹保舉之令  
皆徇面情其所荐舉至有不識字者願自今臨軒引  
見核其名實舉非其人必罰舉主傳曰無赦之國其  
政必平恭親者害嘉穀惠姦宄者賊良民感召水  
旱在於敷教願自今毋赦有罪以長姦惡王召臺諫  
詰之臺諫面爭益切王怒甚知都僉議柳淑進曰既  
求直言而怒言者可乎王怒為之小解遣知密直司  
事出為慶尚道都巡問使倭賊三千餘人入寇鎮海  
縣續命率兵急擊之賊倉皇不暇乘船乃登嶽之北  
山斫木為鹿角柵守之續命後進擊大敗之遂獻所  
獲兵仗王喜遣中使賜衣酒金帶爵戰士有差未幾

拜三司左使賜端誠揆義輔理功臣號轉僉議評理  
後為大司憲以論崔瑩罷辛禍時改三司右使時募  
全羅道兵屯守東江贊成陸仁吉欲以其兵行畿甸  
諸島捕倭禍訐之續命不可曰今無門庭之寇天寒  
冰合募卒遠來疲弊戰艦未完且大臣不可輕出不  
聽續命以太后外戚專總宮中之事剛直不撓人皆  
畏忌執政至有欲殺者出為揚廣慶尚道都安撫使  
蓋斥之也太后欲留之召柳實問之實曰今北有邊  
警大臣不可出外太后遂遣中使止之時李仁任池  
菴林堅味等專權用事貪黷無厭唯憚續命不敢肆  
續命嘗移病在弟慶復興仁任菴問疾續命曰古制



兩府省五樞七而已今日所除宰樞至五十人如  
物議何復興曰不得已爾續命曰今宰樞竊祿尸位  
而心不正者無我若也仁任曰公不正誰為正乎續  
命曰予伴食都堂凡署事心非口是心不正誰如我  
乎池李深術之齎使其妻交結禍乳媪出入宮禁招  
權納賄續命訖之齎聞而益惡會般若事起兩府臺  
諫者老集興國寺辨之密直權仲和以書筵進講獨  
不至續命謂堂吏曰王母未定宜速辨以解國人之  
疑何用書筵為既而嘆曰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  
之未辨其母者我未聞也於是仁任等噉司議許時  
金濤等劾之曰為人臣止於敬天下古今之常典也

臣而不敬罪莫大焉近集議興國寺續命發司不可  
道之言不敬孰甚請鞠治疏再上太后力救乃流文  
義縣遂罷柳實以朴林宗代之實續命所薦林宗仁  
任姻親也續命既竄太后如失左右手時人惜之十  
二年卒謚忠簡恭讓初左常侍尹紹宗等言辛禍既  
立辛牝婢妾般若自言君母仁任等詐以禍為玄陵  
所幸故宮人所出求其名氏未定金續命以為天下  
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豈有未辨其母者乎仁任欲  
殺之類明德太后之救僅得流竄身雖已沒忠義感  
人乞追加褒謚弔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從之



李子松青陽人恭愍朝拜典法判書德興君之變子  
松與洪淳在元帝令高麗人皆從德興之國金泰壽  
柳仁兩康之行黃順安福從文益漸奇叔倫等皆附  
之唯子松淳黃大豆等匿不從久居燕錢糧匱竭終  
始不貳既還王嘉其節義各賜米豆三十碩授子松  
客直副使賜端誠輔祚功臣號久之出為東北面存  
撫使倭寇安邊等地掠婦女奪倉米萬餘石坐罷歸  
田里辛禍時以三司左使為巡衛府上萬戶祭酒方  
旬竊三司左尹金鼎暉妾鼎暉欲訴于官旬乞哀乃  
止旬及告巡衛府曰鼎暉盜殺內乘馬又殺其奴子  
松聞之大怒捕鼎暉鞠之開城少尹韓興壽亦訴鼎

暉強姦已妾鼎暉依勢免止流于外進拜守門下侍  
中禍遷都漢陽命子松留守子松自京來謁禍賜  
酒榭之曰留守松都庶事惟繁卿獨處之豈不難乎  
禍墜馬傷子松與洪永通言殿下醉輒馳馬臣等心  
常危懼今果顛蹶致傷尊體願自今端居九重戒游  
政慎酒色毋或輕動禍默然不悅未幾罷封公山府  
院君崔瑩勸禍攻遼子松詣瑩第力言不可瑩曰禍  
托以黨附林堅味杖百七擬流全羅道內廂尋殺之  
或云如妓燕雙飛也子松清廉國人注意後相及聞  
其死莫不悲之

趙墩

仁沃



趙瞰初名祐雙城總管暉之孫也世居龍津未弱冠  
事忠肅王時吏民遁入女真洪肯三撤禿魯兀海陽  
等地王遣瞰至海陽刷六十餘戶還授監門衛即將  
後復至海陽刷百餘戶來王嘉之賜廐馬綾緞尋除  
左右衛護軍王薨瞰還龍津初暉以雙城等地叛入  
元恭愍五年欲收復舊地以察直副使柳仁兩為東  
北面兵馬使大護軍貢天甫宗簿令金元鳳為副使  
與江陵道存撫使李仁任往擊之仁兩率兵逼鐵嶺  
次登州去雙城二百餘里留十餘日不進雙城總管  
趙小生瞰從子也聞變與千戶卓都知召瞰瞰至小  
生舉兵為拒守計劫瞰曰今事急矣叔父仕高麗為

累朝所寵待今日叔父南向高麗則雙城之地十二  
城誰肯從我乃與都知選腹心驍健者三十人衛瞰  
實拘之也仁兩說仁兩曰瞰雖小生叔父心在朝廷  
必不與逆豎同叛今以王命諭之必來瞰來雙城可  
傳檄而定逆豎之首不足血也仁兩然之遂以蠟書  
遣瞰瞰見書秘之伺間未得瞰少時見雙城人趙都  
赤英俠與之交游深結懽心及是都赤以百戶為小  
生謀主瞰諭都赤曰今西豎所以拒朝命者以汝為  
腹心也汝本高麗人爾祖與我祖皆自漢陽來今背  
本國從逆豎獨何心哉弃逆從順去危就安功名富  
貴此其時也汝其圖之都赤泣然泣下舉手指天曰



叔父活我矣公且先吾從之歡喜與弟天柱挺身馳  
出至三歧江乘舟已中流追騎百餘及岸而返賊至  
龍津謂家人曰從夫人浮海會我於登州率子仁璧  
仁瓊仁珪仁沃一夜馳二百里黎明詣仁兩營謂仁  
兩曰二豎勢窮將北走雙城人皆竄山谷今大軍遽  
至必駭不下清野無食為公計莫若先遣吾子仁璧  
招諭之仁兩然之乃使仁璧及知通州事張天翻徇  
雙城雙城人聞仁璧至喜相告曰趙別將來吾屬更  
生矣相率來降搗迎官軍曰高麗王真我主也初我  
桓祖以雙城等處千戶來朝王迎謂曰撫綏頑民不  
亦勞乎時有人密告竒轍潛通雙城叛民為黨援謀

逆王諭

桓祖曰卿宜歸鎮吾民脫有變當如吾命至是王聞  
仁兩逗遛授

桓祖小府尹遣兵馬判官丁臣桂諭

桓祖內應

桓祖聞命即銜枚就行與仁兩合兵攻破雙城總管  
府小生都御弄妻子逃入伊板嶺北立石之地於是  
按地圖收復和登定長預高文宜州及宣德元興寧  
仁耀德靜遠等鎮蓋咸州以北哈闌洪猷三撤之地  
本為我疆自暉等叛沒於元凡九十九年今皆復之  
臣桂領兵過伊板與女真戰大捷斬其魁帖木兒傳



首于京仁兩之初至也端州以北千數百里靡然南向仁兩貪財殺戮及都赤來見王授護軍賜金符為東北面千戶使往撫女真仁兩忌而殺之天翻隸仁兩麾下濫殺無辜掠牛馬財產奪人妻妾凡九人遂沮北人歸附之心燉深以為恨燉還王大喜起授禮賓卿賜第於京六年遷太僕卿小生都卿竄女真境勢窮欲降見都赤降而被害欲見璽書乃降八年王遣燉賫璽書往諭燉至登州浮海舟行半月至海陽賜璽書小生等欲從燉入朝復懷異志衷甲而待燉即登舟而還紅賊陷西京以知兵馬事隸安祐麾下擊走之九年拜判司農寺事十年轉工部尚書從王

南幸王命燉及睦仁吉分領福州兵宿衛行宮十一年出牧海州居母憂踰年起復為禮儀判書尋檢校家直副使錄擊走紅賊功為一等二十一年乞骸退居牛峯縣辛禍元年封龍城君五年歸老龍津仁沃欲從行燉力止之曰吾家遭時危疑先祀之存僅如毫髮過蒙玄陵眷顧一門以全位至封君汝兄弟官皆顯達百無所報若等無以老夫為念致力王室猶在吾側也明年卒年七十三仁璧屢立戰功官至三司左使仁沃累遷判典儀寺事我太祖回軍尹紹宗懷霍光傳以獻太祖令仁沃讀而聽之仁沃因極陳復立王氏之議



拜典法判書辛昌立仁沃與同列上疏曰佛氏之教以清淨寡欲離世絕俗為宗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也近世以來僧徒不顧其師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不以供佛僧而自富其身出入寡婦之家汚染風俗賄賂權勢之門希求巨利其於清淨絕俗之教何顧自今選有道行者任諸寺院其田租婢奴之傭令所在官收之載諸公案計僧徒之數而給之禁住持竊用凡僧流宿人家者以姦論充軍籍其主家亦論罪貴賤婦女雖父母喪毋得詣寺違者以失節論赦祝婦人髮者加以重罪其為尼者亦論以失節州縣吏驛吏及公私奴婢勿許為僧尼從之遷客

直代言恭讓時錄回軍功賜鐵券土田尋以事罷起為吏曹判書自此以後入本朝

崔宰

崔宰字宰之完山人父得秤廉正自守人敬憚之官至選部典書宰忠肅朝登第累遷中郅令出知瑞州事以母憂不赴明年汰冗官有薦宰者王以有父風即除監察持平宰不獲已就職忠惠即位乃禡其職王被執如元凡王所設置悉皆更革立都監以宰為判官宰嘆曰王之失德非王自為乃左右逢之耳逢之於前揚之於後吾實恥之稱疾不出忠穆時轉典法正郎出知興州事為印承且所忌罷遷典客副令



忠定時知襄州有使者降香凌辱存撫使宰曰將及  
我矣弃官歸執政喜曰王除監察掌令恭愍初陞執  
義改尚書右丞後為尚州牧使王避紅賊南幸駐蹕  
于尚宰盡心供辦然不饋遺左右左右短之遂罷起  
為監察大夫尋封完山君移典理判書辛禍三年拜  
密直副使商議固辭乞退後封完山君四年卒性剛  
直不撓見重於世子思美德成有慶

宋天逢

宋天逢金海人擢魁科歷正言獻納起居郎忠穆時  
為監察掌令劾評理全允臧身為輔相席寵恣橫不  
供其職交結饗人潛竊御膳閔祥正訴先王于帝以

為不可君國而允臧黨於祥正罪莫甚焉請加罷黜  
允臧譖之出為草島勾當臺官皆辭職監察等詣闕  
請召天逢還政丞王煦救之不得不視事政堂文學  
辛孟判密直李公遂力請之改光陽監務恭愍初召  
拜監察執義與判典校金君敦薦文行之士許應麟  
俞思廉尹守常等又掌監試取韓達漢等王召達漢  
及最少者五人令賦牡丹詩多不工一人曳素王怒  
收其榜責天逢曰考藝不精何至是耶天逢慚恧無  
以對辛禍劾以大司憲與同列上疏曰竊見宦者判  
崇敬府事尹忠佐順州鄙人濫荷至恩扶同宰相擅  
權用事蒙蔽上聰沮遏下情曾在先王之前發憤拔



刀手剪其髮根矣悖逆無君之心已著又於賓天之  
後佯稱耳聾拱手觀變其心叵測徒以姦佞便媚得  
見任用且順州咀呪之鄉以其鄉人置之左右尤為  
不可疏奏罷遣忠佐就舍天逢等復疏曰自古宦者  
之禍昭然可考在本國伯顏禿古思得幸元朝誣譖  
忠宣竄之吐蕃高龍普陰訴忠惠以致岳陽之禍前  
日萬生敢行大逆神人所共憤今忠佐不忠不敬之  
罪已具前疏固不容誅且擅權受賂汲引庸人除授  
官職廣占土田誤國害民今止免官國人觖望乞收  
告身籍沒家產鞠問決罪以戒後來命削官收田諫  
官亦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固宜舍己從人容受直

言以收輿意近者宋天逢等上言請除宦官祿俸又  
劾前上護軍李美忠前典工總郎徐陵俊盜用內帑  
之罪殿下不允自古人主之失拒諫為大以殿下天  
資之美決不如此而此輩欲圖專橫甘言諛辭盡惑  
宸衷陷殿下於拒諫之失此臣等夙夜拊心疾首為  
殿下深痛者也宦官尹忠佐儉邪凶險善為逢迎指  
嗽黨與陰弄權柄與金師幸尹祥同惡相濟師幸祥  
已皆竄逐而忠佐獨蒙再造之恩至受爵命又與救  
官黃中吉結為父子蒙蔽聖聰罪不容誅宜從天逢  
之言以正忠佐中吉之罪且美忠陵俊當先王時諂  
事逆臣幸庇金興慶掌內帑恣其出納使倉庫虛耗



其所盜竊不可勝數乞依天逢所申并正其罪禍命  
中吉美忠陵後除名不叙臺諫後請下美忠陵後典  
法獄美忠行賄權貴移囚巡軍國人嘆曰二賊賂何  
人移繫輕獄天逢後拜僉書密直司事封金海君卒  
年八十一謚文貞

### 洪仲宣

洪仲宣初名仲元忠惠朝登第累遷內府副令恭愍  
初出為漢陽府尹以釋罷黨杖之辛禍初判開城府  
事轉政堂文學侍中李仁任等請釋宦官流竄者仲  
宣謂金續命曰闔寺用事先朝以階禍亂放竄宜矣  
近者諫官屢以直言見斥一無召還今乃反釋此輩

何以為國陞門下贊成事商議禍開書廷以仲宣推  
仲和為師傅仁任林堅味等與仲宣同在政房惡其  
分權以仲宣為啓稟使時納冷出率兵向遼東路梗  
仲宣不即行諫官徐鈞衡等素與仲宣有怨且希仁  
任意遂劾奏仲宣在先王朝潛懷異志敗露被罪又  
附辛旽得至密直濫蒙殿下之恩驟拜贊成擢為師  
傅宜其盡忠奉公今擬仲宣等四人為啓稟使仲宣  
欲自免乃言曰四人同時入朝則必拘留其半以惑  
衆聽後議遣二人仲宣不免則又言曰四人當同往  
不顧大體以圖自便不忠莫甚乞鞠問遠流不叙乃  
流宜寧縣楊伯淵之獄起辭連仲宣乃遣版圖判書



表德麟典法判書柳蕃等殺之籍其家國人寃之仲  
宣聞德麟等至知不免仰天誓曰予實無罪予死天  
必動威及死天果大雷電以風邑人異之

### 金濤

金濤字長源延安府人恭愍朝登第補全州司錄五  
遷為正言言事罷中洪武四年制科勅授東昌府立  
縣丞濤辭以不解華語且請老願還本國  
詔許之及還王謂左右曰我國之人登制科者固罕  
况此人既登科又蒙勅授名揚一時使天下知我國  
有人恨不早知其來而禮迎之遂擢右司諫藝文廳  
教累遷成均司藝王手書金濤長源蘿菴山人八字

理總郎以誘之樸不受曰寧死誓不從德興將東行  
請詩於樸樸書其屏曰棄本滔一逐未行泰山還似  
一毫輕投鞭直欲橫江去嗜餅徒勞畫地成得筮舞  
時誰識破吹茅混處謾求榮莫將繪事迷人目我愛  
天然古石屏學士危素見而嘆曰今亦有忠節之士  
樸還王謂曰德興誘以華秩汝不從吾亦以華秩褒  
之乃除中書舍人樸疏上正心論相二十條王益重  
之又除典儀副令王命陳時政得失復上十餘事王  
嘉納尋陞為令河南王使郭永錫來樸為館伴永錫  
曰嘗聞高麗山水之異尚有箕子之風願觀地圖禮  
樂官制樸曰欲知我國山水靈異方今上有皇后太



豈非鍾其秀氣耶永錫拊膺高吟曰遂令天下父  
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左右慚報十六年為濟州宣  
撫使撲至州謂其萬戶曰達、牧子喜反側君宜盡  
心撫綏勿令生事又謂星主王子曰君輩乃神人之  
後入新羅為星主入本朝為王子服事歷代歷代之  
待君輩亦甚厚君輩宜各一心服事勿與牧子扇變  
於是星主王子及軍民皆俯伏曰敢不唯命先是宣  
撫者率皆貪暴恣其侵漁民甚苦之牧胡因誘以數  
叛橫行至羅州取水盛菟而歸雖茶湯不入口民大  
悅相謂曰聖人來也王官皆如林宣撫我輩何至叛  
乎然州人或有訛其載水者轉成均祭酒上書始分

賜之辛禍時拜右司議丞李仁任池籒指噉劾三司  
右使金續命流之轉左副代言陞知申事拜密直提  
學濤附洪仲宣論議人物仁任惡之適濤家奴竊延  
慶宮舊基之石臺吏執之仁任噉臺官劾以不敬鞠  
之官官李得芬與濤有故白禍止令免官憲司復請  
遠配得芬又留其狀楊伯淵之獄起濤逮繫被榜掠  
絕復蘇者三遂誣服殺之梟首于市籍其家濤初對  
獄官曰我死不足惜殺一無辜反受其殃獄官皆惕  
然知其寃及死門生進士十餘人隨至門外護屍有  
李棕者抱屍入川洗其血解衣衣之裹以篋網其首  
而懸之再拜而去時人義之子自知汝知致知學知



林樸

林樸字元質安東府吉安縣人恭愍九年登第調開城叅軍明年紅賊陷京元帥金得培以樸精曉兵法置幕下與之籌畫南遷時春秋史籍典故祭享儀軌掘地以藏及賊平發之軍卒多慢棄不收樸與柳均李玖以為國典不可使湮沒監檢收拾得十之二十二年以書狀官從李公遂如元時德興君証奏帝曰高麗王薨於紅賊帝以德興為王樸與公遂奏曰吾王破紅賊今尚無恙帝令樸等奉德興之國樸等復奏曰臣等若從僧王無異於婦人之背其夫也帝曰任從汝志德興謂樸曰爾若不從我死且無益除典

五經田書齋科舉一依中朝搜檢通考之法陞大司成判典校事初成石璘為劄子房知印不阿附辛旽旽譖于王以樸代之樸性好詭異倜儻敢言又喜立名常自言但知奉公未嘗干謁然每夜敝衣徒行出入旽第為旽畫計蹤迹詭秘旽嘗往平壤樸佩刀從行無愧色每譽旽為盛德故旽說之及為知印手執班簿品第高下親舊之人則曾不薦引宦官宮妾咸得所欲善伺候王意又揣旽好惡唯務迎合於是眷遇日密權在代言之上慶後興李仁任等深忌其專樸嘗語旽曰公穩國政宜整田民爭訟之寃者旽遂王立推整都監命旽為提調樸為使樸多所平決



肥之偏聽者不為之辨故冤以頗多二十三年拜  
代言王薨翌日樸在殯側露蓋矢殯殿都監判官柳  
爰廷性鯁直言嘗侍王講讀大為器重是日見樸矢  
責之曰先王嘗稱子為社稷臣今子忘哀而笑是非  
忠臣及樸秉政惡而不用然樸喪玄陵素帶三年辛  
禍初仁任倡議與百官為書將呈比元中書省樸與  
朴尚衷鄭道傳不署名大司憲李寶林阿仁任意劾  
樸廢為庶人流吉安縣初禮安人附池翁藏禍胎于  
其縣陞為郡又與安東爭地樸在吉安相其地曰不  
吉安東人告于朝曰禮安不宜藏胎寶以樸言翁由  
是惡樸翁黨執義金承得知申事金允升謂翁曰林

樸不署呈省書必有迎立潘王之志是可罪也承得  
遂率臺官上書曰林樸本系庸人嘗附逆賊辛旽為  
其腹心多行譎詐及旽伏誅又附金興慶殿下即位  
之初乃與朴尚衷筆結為黨援蔑視都堂違忤衆心  
以悖理之事誘令上書罪固不細元朝聞叛賊金義  
之言議立潘王於是本朝耆老百官呈省辨明樸陰  
懷異志獨不署名請誅之以正典刑允升從中下其  
書遣體覆孫慶生鎖致典法杖百流務安中路溺殺  
之子嫁

### 文益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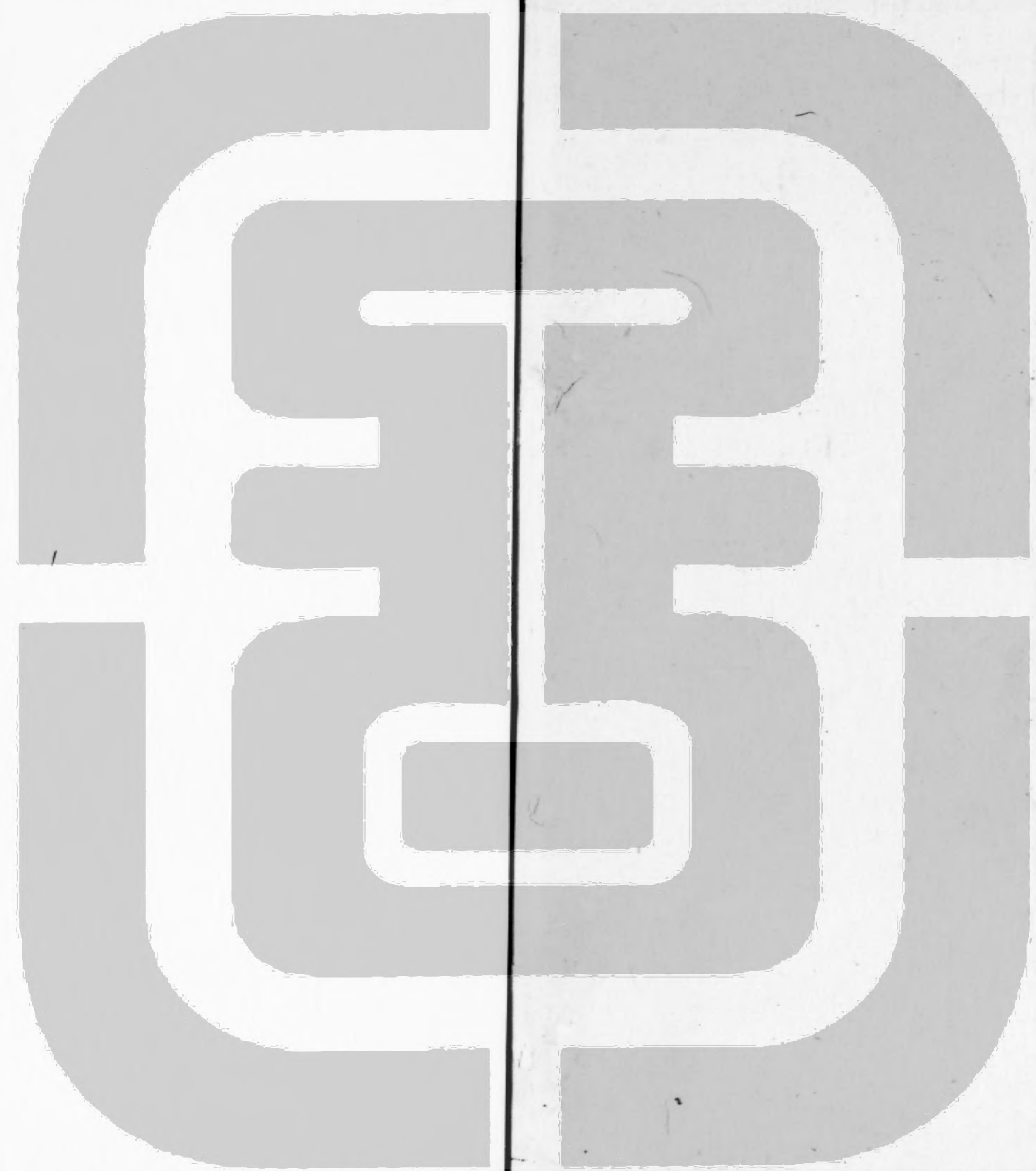
益漸晉州江城縣人恭愍朝嘗第累遷正言奉使



元因留附德興君及德興改。得木絲種歸屬  
其舅鄭天益種之初不曉培耒之術幾槁止一莖在  
凡三年遂大蕃衍其取子車縲絲車皆天益創之辛  
昌立以左司議侍學上書論為學之道時諫官李燾  
等以私田不可復上書爭之益漸附李穡李琳禹玄  
寶移病不署名翌日徑赴書筵大司憲趙浚劾曰益  
漸本以遺逸躬耕晉鄙殿下以賢良徵拜諫大夫置  
之左右以資清問誠宜進盡忠言敷陳治道以補聖  
治而乃日侍經帷依阿苟容以飾忠直之狀永順逢  
迎而無諫諍之節偃僕束手唯唯諾諾頃者同舍郎  
吳思忠李舒各自上疏極言時事益漸持祿患失無

一語及之又同舍郎聯名上疏極論田制益漸依阿  
權勢稱疾不仕不與其議規避衆謗自以為得計上  
累殿下知人之明下負士林期待之意是宜削其爵  
位放歸田野以為有言責而不言者之戒乃罷之子  
中庸中誠中實中晉中啟







理